

冯 华 著

冯华推理悬疑系列

蝴蝶之罪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

偶尔扇动几下翅膀，

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

一切开始于那个五岁男孩儿。

只是他不知道，自己就是那只蝴蝶。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冯华推理悬疑系列

蝴蝶之罪

冯 华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蝴蝶之罪 / 冯华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

(冯华悬疑推理系列)

ISBN 978-7-5399-3275-0

I. 蝴… II. 冯… III. 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9420 号

书 名 蝴蝶之罪

著 者 冯 华

责任编辑 雷淑容

责任校对 莘 莘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18.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275-0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

——气象学家洛伦兹

第一章

1

一切开始于那个五岁男孩儿。

只是他不知道，自己就是那只蝴蝶。

清晨的菜市场，是城市最具生命力的角落。人们沉睡一夜，从这里醒来。他们被那些五颜六色的新鲜菜蔬、不知死期将近还在引吭高歌的鸡鸭以及摊在案板上失去本来面目的各式肉类……唤醒，昨夜的梦，今天的憧憬，统统混杂在眼神中，带着些许迟疑和兴奋，进入新的一天。

不过，唤醒那个小男孩儿的，却是一只觅食的野狗。它拱开了一堆存放杂物的旧纸箱，希望从中找到某些可以裹腹的食物。其中一个大纸箱忽然动了动，接着竟“站”了起来。野狗吓了一跳，脊背上的毛和尾巴同时竖了起来，准备迎战——

“哈罗，你叫什么名字？”男孩儿完全不怕它，揉着惺忪的睡眼问，并且不等它回答，又指着它大叫，“你叫狗！对不对？”

野狗仓皇逃走，男孩儿宛如大胜后的将军，叉着腰哈哈大笑。他走到墙角，对着一堆碎砖头神气地小了一泡便，接着颇为熟练地把前夜的卧室——那个供他就寝的大纸箱——小心地叠好，藏在另外的纸箱下，然后在菜市场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开始考虑他的早餐问题了。

烧饼、油条、馄饨、热腾腾刚出炉的包子……男孩儿在包子铺前停下。包子有青菜馅的，豆沙馅的，纯肉馅的，雪白的皮，松松软软，褶子里渗出亮亮的油，把包子变成半透明的。男孩儿仰头望着笼屉里的包子，眼睛直放光。店老板忙着给排队的顾客装包子，压根就没看见这个男孩儿。直到男孩儿突如其来大声发问，他才发现高高的笼屉后面还有一个人。

“老板，包子多少钱一个？”男孩儿问，两手插在裤袋里。

“又是你？”老板皱起眉头，手可没停。

“肉包多少钱一个？”男孩儿不回答老板的问题，大声问。

“五毛！”老板习惯性地回答。

“豆沙包呢？”

“五毛！”

“菜包呢？”男孩儿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地问。“菜包也是五毛？萝卜包呢？萝卜的也五毛？”

排队的顾客都注意到了这个男孩儿。有个眼尖的年轻妈妈看到，男孩儿身上的衣服是巴布豆的，很漂亮，就是有些脏。有人开始问老板这男孩儿是谁。

“不知道。在这儿转悠好几天了，也没见着大人。”

老板忙里偷闲回答好奇的顾客。男孩有些不耐烦了。

“问你呢。萝卜的也要五毛？肉的才五毛，豆沙的才五毛，萝卜的为什么要五毛？萝卜又不值钱！”

排队的顾客都笑了。那个年轻妈妈怜惜地看着男孩儿，冲他招手。

“你是不是想吃包子？来，阿姨给你买！”

男孩儿瞥她一眼，动都不动一下，把视线转回到包子上，有些傲慢地说：“包子有什么好吃的？我才不想吃……”话音未落，忽然看见一个包子从店老板的手中漏出，老板想接没接到，包子滚落到地上。男孩儿愣了一秒钟，忽然弯腰抓起地上的包子，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将那个沾满灰尘的包子塞进了嘴里。

跑着跑着，嘴里的包子只剩一小半时，男孩儿忽然脚下一空，低头一看，发现自己悬在半空中了。他刚要张嘴惊叫，嘴里的包子要掉，急忙又把嘴闭紧。抬头一看，一个满脸凶相的男人叉着他的腋窝，把他举得老高。男孩儿认出来了，他是包子铺旁边一个肉贩子，每天挥着一把锋利的剔骨刀卖肉。

“你叫什么名字？”男人问男孩儿。

男孩儿含着半个包子，愤怒地瞪着男人，不说话。

“你家在哪儿？”

男孩儿鼓弄着嘴巴，使劲想把包子咽下去，仍然不说话。

“再不说话，把你卖了！”肉贩子似乎发火了，脸相显得更凶狠，“就卖到包子铺，剁成肉馅做包子！”

男孩儿终于害怕了。嘴里含着剩下的包子，瞪了肉贩两秒钟，“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把包子咽下了肚。

2

邱英杰走进派出所的院子时，还有些犯困。昨晚于若华拉着他看碟，两人睡迟了。天没亮，儿子邱月亮爬上他们的床，拱到两人中间，手舞足蹈，硬把邱英杰从梦里拉了出来。

月亮五岁，前阵子为了让他搬到隔壁房间独睡，邱英杰和于若华使尽了招数，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直到于若华差点儿撑不住准备放弃了，月亮自己忽然开了窍，决定做个男子汉，不再跟爸爸妈妈睡一张床。不过这个“男子汉”毕竟才五岁，时不时地还会打打擦边球，半夜做了噩梦，或是早晨被尿憋醒，总是要跑到爸爸妈妈的床上来，享受一会儿好时光。

月亮不知道，其实对邱英杰和于若华来说，那短暂的一会儿，差不多是一天中最幸福的好时光。

好时光总是会结束。虽说是周末,可邱英杰和于若华的单位各自有事儿,只得狠心将月亮送到爷爷奶奶家。月亮很不满,因为之前爸妈答应他,这周末要带他去新开的游乐园玩,又得往后拖了。爷爷奶奶就月亮这么一个孙子,疼得不知如何是好,可月亮毕竟是孩子,和老人在一起总会觉得孤单。为此月亮曾多次向妈妈建议,再帮他生个弟弟,这次出门前,又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妈妈,你再生个弟弟吧……就一个!”月亮可怜兮兮地央求于若华。

于若华笑着把皮球踢给了邱英杰:“行呀,只要爸爸同意。”

“爸爸,行不行?”

月亮又来求邱英杰,小脸蛋上满是热切的期望。邱英杰不得不使劲忍住笑意,假装苦恼地皱起眉头。

“再生一个?”

“嗯!”月亮很认真,“生个小弟弟!”想了想,补充一句,“实在不行,小妹妹也行,不过别生那种爱哭的!爸爸,行不行嘛?”

邱英杰瞥一眼于若华,看见她在偷笑。邱英杰一脸严肃地看着儿子说:“也行,再生个乖点儿的,我跟妈妈就省事儿了。不过你这皮猴子怎么办?是卖给人家,还是干脆白送别人当儿子?”

这当然是个玩笑。这类的玩笑邱英杰不是第一次和儿子开,月亮已经不会再上当了,他知道爸爸舍不得。不过于若华每次听邱英杰开这种玩笑,还是会不安,过后会悄悄责怪邱英杰“乌鸦嘴”,还会“呸呸呸”地往地上吐口水,更令邱英杰觉得好笑。邱英杰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很不理解身为小学老师的妻子于若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迷信。于若华性格温柔,平时很少和邱英杰争执,唯有这件事情,她总是很固执,不许邱英杰拿儿子开任何不吉利的玩笑。所以这次邱英杰话一出口,自己就后悔了,只好以赶时间为借口,匆匆岔开话题。尽管如此,临出门时,邱英杰还是被于若华暗中下狠手拧了一把。

在邱英杰看来,于若华的表现有点儿神经过敏。邱英杰知道这是出于对儿子的爱,但他同样深爱儿子,却仍可以保持做父亲的沉着和自信。

不过，邱英杰并不打算就这个观点与妻子展开讨论，主要原因是于若华有个强有力的后援——闺蜜陈莉。

陈莉是儿童医院血液科的护士，到现在还是单身，但对于孩子的感情，连于若华都自叹不如。于若华常说，陈莉遇不到合适的男人结婚，是因为她是奉命来到人间保护孩子们的天使。这种不靠谱的说法，居然能获得邱英杰的认同。他认识陈莉七八年了，亲眼看到陈莉是如何竭尽所能去疼爱和保护科里那些孩子们的——那种爱完全超越了血缘之亲和责任之重，无法不令人肃然起敬。

不仅如此，陈莉身上有种天然的母性，总能以最快的速度赢得孩子的信任和依赖，连从不缺乏父母疼爱的月亮也同样如此，刚会说话不久就对着陈莉叫“妈妈”，当时还令于若华颇有些失落，后来就让月亮认了陈莉为干妈。有时候月亮太捣蛋，邱英杰刚想给他上一道“竹笋炒肉”的小菜，月亮就哭着嚷着要干妈，并且会自己拨通陈莉的手机告状……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屡战屡败教会邱英杰，绝不要和两个女人争论关于孩子的话题，因为没有理性可言。

有了这样一个小插曲，当邱英杰在派出所看到那个小男孩儿时，心里下意识地抖了一下。男孩儿脸上有些脏，嘴角挂着一丁点儿不明物质，头发湿成一绺一绺的，热腾腾直冒气，一双大眼睛充满警惕。同事小李告诉邱英杰，男孩儿在菜场那一带活动好几天了，一个肉贩子好不容易才把他弄到派出所来，那一头汗是小家伙想逃跑时挣出来的。

邱英杰一眼就认定，眼前这个男孩儿应该和月亮同龄。不管他们怎么盘问，男孩儿从头到尾一声不吭，邱英杰差点儿以为他是个哑巴，但这显然不可能，因为据肉贩子检举，小家伙向包子铺老板询问包子价钱时，话多得吓人。邱英杰一听就明白，男孩儿是饿坏了。他想利用这一点撬开孩子的嘴，特地出去买来一份肯德基套餐，没想到还是失灵。男孩儿盯着汉堡和鸡腿都快流口水了，但对邱英杰他们的询问还是打死也不说。

没办法，邱英杰认了输，没从男孩儿那儿弄到口供，还是让他吃了肯德基。一份套餐，男孩儿没用五分钟就吃光了，最后还把手上脸上遗留

的碎屑也舔个干净，刚才嘴角上沾的不明物质也跟着下了肚。这个场面令邱英杰有种说不出的心酸。他稍稍想象一下这个孩子就是月亮，胸口便立刻产生了强烈的窒息感。

下班的时候，邱英杰把男孩儿带回了家。他知道这么做会给自己带来些麻烦，不过于若华一定不会责怪他。果然，于若华一听说男孩儿的来历，原本就汹涌的母性几乎泛滥成灾，把男孩儿当成了她的另一个儿子，又亲又抱几乎揉成一个面团。而正牌儿子月亮的表现则有些耐人寻味。月亮是爷爷送回来的，一进门看见家里有个跟他个头差不多的男孩儿，月亮先是愣了两秒钟，接着便欢天喜地地奔向了于若华。

“妈妈，你这么快就把弟弟生出来啦！”他兴奋地大喊大叫，又跑到男孩儿面前，不顾男孩儿反对，强行抱住他，“弟弟！弟弟！你是我弟弟！”

邱英杰和于若华一下子就被儿子感动了。晚上于若华给两个男孩儿一起洗了澡，把他们安顿在月亮的床上，又给两人一起讲了故事，等他们都睡着了，才回到卧室。

“没想到栋栋还真是月亮的弟弟！”于若华迫不及待地说，“就比月亮小五天！”

“栋栋？谁是栋栋？”邱英杰有些疑惑，等回过味儿来，更惊讶了，“他自己告诉你的？啊？他跟你说话了？”

于若华笑着说：“不光说了，还说了不少，是个小话痨！月亮都抢不过他，就剩听的份儿了。”

原来男孩儿叫栋栋，他特意强调是栋梁的“栋”，不是冻豆腐的“冻”，不是多动症的“动”，也不是老鼠洞的“洞”——于若华引述了栋栋的原话以证明这孩子确实话多——今年也是五岁，住在城市的某栋高楼里。不过栋栋虽然话多，却并没有失去理智，一发现于若华想套出他的具体身份和真实来历，立刻就转移了话题，开始和于若华东拉西扯，讲些菜市场里的“趣人趣事”，弄得于若华哭笑不得。

邱英杰听了也觉得很好笑。通过栋栋的种种表现，他们判断栋栋应该是个城里孩子，家庭背景不会太差，看起来平时并不缺少家庭关爱。这样一个孩子为什么会独自流落在外？邱英杰认为很可能是孩子在外调皮迷了路，于若华不赞同，她觉得栋栋可能是和爸爸闹了矛盾，自己跑出来的。理由是栋栋在邱英杰面前始终坚贞不屈，一个字不说，到了于若华这里却马上就打开了话匣子。

“对了，告诉你一件好玩的事儿。”于若华笑着说，“我亲月亮的时候，他也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我也亲了他一下，结果他老实不客气地叫了我一声妈妈！你说这孩子逗不逗？”

“月亮没吃醋吧？”

“没！我看他还真把栋栋当成新来的弟弟了，睡觉还拉着栋栋的手呢。”

邱英杰意味深长地说：“早知道这样，当初加把劲，生对双胞胎。”

两人都笑了。笑完，又不约而同地叹气。他们无法想象栋栋的爸爸妈妈此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邱英杰已经把这两天报纸的寻人启事都看了一遍，没有结果。两人商量了一下，在找到栋栋的家人之前，月亮暂时不上幼儿园了，白天和栋栋一起送到爷爷奶奶家玩，晚上接回来，月亮落下的课于若华来补。这个周末邱英杰和于若华决定都腾出时间来，带孩子们去游乐园痛痛快快地玩一天。

“我有种预感，”于若华语气坚决地说，“栋栋家长肯定很快就能找着！”

“我也有种预感，”邱英杰也语气坚决地说，“我老婆的预感肯定是对的！”

怀着这种预感，他们安稳地睡了。但他们都没有预感到，一个巨大的灾难正无声地潜入他们的生活。

3

于若华拎着一大兜玩具和书来找陈莉，陈莉不在病房，于若华在花

园找到了她。

阳光下，陈莉蹲在一辆轮椅前，轮椅上坐着的一个剃了光头的孩子在和她说话，旁边有个眼神绝望的年轻女人，显然是孩子的妈妈。那孩子身上有种从骨子里透出的虚弱，一看就知道病得不轻。于若华难过地猜想，孩子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也许不多了。她不忍心打断陈莉与孩子的谈话，轻轻地走到他们身边，听到了陈莉温柔的声音。

“妞妞，太阳多好呀。妞妞喜欢吗？”

孩子无力地点头。

“阿姨告诉你一个秘密，太阳是香的。”陈莉柔声说着，闭上眼睛，让阳光洒在她的脸上，给孩子做着示范，“不信你闭上眼睛闻闻！”

孩子听话地学陈莉，闭上眼睛，深呼吸，一脸的陶醉。

“香不香？”陈莉轻轻抚摸孩子的额头，问。

孩子睁开眼睛，一脸惊喜，努力大声地说：“香！”

陈莉笑了，凝视着孩子苍白的脸蛋，轻声地说：“不光太阳香，太阳照到的东西，也全是香的！你看，太阳照在草上，草是香的。照在花上，花是香的……太阳要是照在妞妞身上呢？妞妞也变成香喷喷的了！”她把头埋在孩子的病号服上，使劲闻，“真香！”

孩子费力地低头，闻自己身上的味道，脸上绽出一个虚弱但灿烂的笑容。一直在旁边默默无语的妈妈急忙转过脸去，肩膀抖得厉害。

陈莉微笑地看着孩子说：“妞妞乖乖治病，病治好了，每天和妈妈到外面晒太阳，好不好？”

妞妞认真地点头。陈莉在她脸上亲了一下，抬起头时看见了于若华，眼神里全是悲凉。她起身把轮椅交给孩子的妈妈，和于若华走到一旁。两人看着那位母亲推着孩子走远，好一会儿都没说话。

还是于若华忍不住问：“这孩子……还有希望么？”

陈莉沉默片刻，说：“快走了。”

和刚才与孩子的交谈相比，此时陈莉的语气恢复了平日的冷静，显得波澜不惊。但于若华却明白她内心的感受，一时不知说什么，把带来

的玩具和书交给陈莉。于若华知道，病区里很多孩子都在生死线上挣扎，家长没有精力和能力满足他们治疗之外的需要，陈莉就经常自掏腰包给孩子们买玩具。为了帮陈莉减轻一点儿负担，邱英杰和于若华时常把月亮的玩具和书分一部分送过来。他们无法像陈莉那样，无条件地去爱那些病重的孩子，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他们对陈莉的敬意和支持。

陈莉收下玩具，没对于若华说谢谢。在于若华看来，这是因为她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使彼此免去了一切世俗的客套。于若华生性和善，与世无争，这使她人缘极佳，从来不缺朋友。但在她心目中，唯一值得她真正信赖的只有陈莉，她的生活几乎就是陈莉的生活，不存在任何秘密。

这一点，邱英杰也很清楚。有一次邱英杰和于若华开玩笑，说她连儿子都送给陈莉当干儿子了，下一步是不是该把他这个老公拿去和陈莉共享了？邱英杰没想到于若华居然回答他，只要邱英杰愿意，她没意见，想了想还认真地补充说，反正这世上好男人少，这也算是节省资源了。

惊得邱英杰目瞪口呆，以后再不敢和于若华开这样的玩笑。

于若华除了来给陈莉送玩具，还有另外一件事想请陈莉帮忙。她和邱英杰本来说好这周末带月亮和栋栋去游乐园玩，可于若华临时接到通知，要到母校去参加毕业十周年的聚会，于若华想推没推掉。她担心邱英杰一个人照顾不了两个孩子，如果改期又怕孩子们失望，而且栋栋随时可能被家人领回去，所以想请陈莉帮忙，周末陪邱英杰一起带孩子们去玩。

“这周末？”陈莉说，“不行，这周末我连着两个白班。”

于若华听了，有些失望。她知道如果陈莉去了，两个孩子都会很高兴。可陈莉向来敬业，她也不好勉强，正想另作安排，陈莉似乎看出了她的失望，犹豫了一下，又改了口。

“这样吧，我想想办法，跟别人换个班，正好我也看看月亮的新弟弟长什么样儿。”陈莉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听说你比孙悟空还厉害，早上月亮跟你要个弟弟，晚上就变出一个。”

于若华笑了。月亮跟干妈陈莉不是一般的亲近，一有风吹草动就给

陈莉打电话，栋栋的事情显然已经汇报过了。陈莉答应帮忙，于若华就放心了。有陈莉在，比于若华自己去还可靠，邱英杰应该也不会有意见。

回到家和邱英杰一说，邱英杰的反应却有些出乎于若华的意料。

“这样不好吧？”邱英杰直截了当地说，“说好咱俩一起带他们去，突然又变卦，俩小子肯定不高兴。”

于若华笑着说：“这个不用你操心，我已经跟他们商量过了，他们都没意见。”

“都没意见？”邱英杰一脸怀疑。

于若华看瞒不过去，只好承认：“月亮是真没意见。栋栋开始不太乐意，还是月亮帮我做了他思想工作，后来也乐意了。而且我还答应他们，要是下周栋栋还在咱家，我再请他俩吃一次肯德基，算是补偿，这下都乐翻天了。”

“不就是个同学聚会嘛，”邱英杰还是皱着眉头，“不去不行？”

“要是一般的聚会也就算了，毕业十周年，好多外地的同学都过去，大家凑在一起不容易。”于若华耐心地解释。

邱英杰听完不说话，于若华打量他的神情，看出邱英杰眼神里的烦闷。不知怎么，于若华忽然也有些犹豫了，正想放弃原来的打算，邱英杰却让步了。他打起精神，接受了于若华的安排。看见于若华想改主意，他又反过来安慰于若华。

“刚才主要怕你在同学聚会上出点儿什么事儿。”邱英杰一本正经地说，“都说同学聚会是犯罪的温床。什么同桌的你，睡在上铺的兄弟……”

说了一半，自己都笑了。然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邱英杰马上和陈莉通了个电话，约定了周末见面的时间以及一些细节。陈莉一如既往的仔细周到，邱英杰和于若华想到没想到的，她都替他们想到了。挂断电话，邱英杰明显变得轻松，于若华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没问题吧？”于若华问。

“没问题！陈莉想得比咱俩周到。”邱英杰说。停了停，又叹了口气，

“陈莉这人真不错，怎么到现在还嫁不出去？”

“谁告诉你她是嫁不出去？”于若华反驳道，“是她要求高，一般的男人配不上她，所以才没嫁。”

“那她到底有没有男朋友？”邱英杰有点儿好奇。“每次见她都是一个人。不行我看看所里有合适的帮她介绍一个。”

于若华摇摇头说：“你别多事儿。陈莉最讨厌别人给她做媒，我说过两次她都跟我发火，别提你了。再说……”她犹豫片刻，还是说了，“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她不愿意提这事儿，我也不好多问。”

邱英杰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于若华的任何秘密都能和陈莉分享，却连陈莉是否有男朋友都不知道，听起来很不公平。不过这些都是女人之间的八卦，邱英杰对此没什么兴趣，这个话题就此搁下了。他和于若华开始按电话里陈莉的叮嘱，为即将到来的周末游乐园之行做各种准备。

眨眼周末就到了。于若华得赶早班长途车，天没亮就起床，只来得及亲了亲睡梦中的两个孩子，又匆匆和邱英杰道了个别便走了。长途车上，前面隔着两排有一个乘客带着个三四岁的孩子，于若华看见那孩子趴在妈妈肩上睡觉的样子，心里忽然特别想念自己的儿子月亮，还有那个“弟弟”栋栋，忍不住用手机给邱英杰打了个电话，结果听到电话那头很嘈杂，邱英杰告诉她，他们已经到了游乐园了，两个孩子很兴奋，多亏陈莉在，不然都管不住。

“你就放心大胆地见你睡在上铺的兄弟吧，我撑得住。”邱英杰大声开着玩笑，显然心情不错，“明天别忘了回家就成！”

于若华笑骂了邱英杰一句，叮嘱邱英杰问陈莉好，便放心地挂了电话。过不多久到了学校，面前一下子涌出那些十年没见过面的老同学，于若华远比自己想象的要激动。青春永远是心中柔软而清脆的记忆，那些逝去的激情、忧伤和憧憬，被岁月镀上了一层柔光，曾经的疼痛和青涩都变得那么美丽，令人沉醉。

可是这种沉醉并没有持续太久。闹哄哄的酒桌上，于若华忽然发现

自己的手机屏幕亮起来，拿起手机一看，是陈莉的号码。同时手机上的信息提示，于若华已经错过了好几个未接来电。于若华的心忽地往下一沉，急忙拿着手机走到外面安静的地方，惴惴不安地接通了电话。

陈莉在电话那头有好几秒钟都没开口，于若华以为网络有问题，正准备挂断电话回拨过去，陈莉开口了，声音里有种克制出来的冷静。

“若华，月亮丢了。”

4

月亮丢了。是在游乐园丢的，在邱英杰和陈莉眼皮子底下丢的。不，准确地说，月亮丢的时候，只有邱英杰一个人看着孩子。两个孩子迷上了疯狂老鼠的游戏，玩这个游戏的人多，每次都得排队，邱英杰和陈莉便一次次陪着孩子们排队。有一会儿——很短暂但却那么令人崩溃的一会儿——陈莉看两个孩子都玩得满头大汗，月亮又老是嚷口渴，便叮嘱邱英杰看着孩子，她到旁边去买饮料。

“然后呢？”

于若华疯了似的，一遍遍问邱英杰，对他脸上的痛苦表情视而不见。

“然后，我听见有人喊抓小偷，我就……我就……”邱英杰的声音像从水底下浮上来的，他挣扎着，不敢看于若华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我是个警察……”

“我不管你是不是警察！”于若华没听见邱英杰的话似的，继续问，“我只问你月亮呢！”

邱英杰只得逼自己回答：“我就……就去抓小偷……我让月亮和栋栋在那儿等我，不许乱跑，我马上就回来，可……”

可邱英杰没抓到什么小偷，短短三分钟时间，等他回到原地，却发现只有栋栋一个人在那儿，陈莉正好买了饮料回来。陈莉把手里的饮料递给栋栋，问邱英杰月亮在哪儿，邱英杰的大脑出现短暂的空白，无法思

考。等他清醒过来时，看见陈莉在盘问栋栋月亮的下落。

但是栋栋什么都不知道。他被邱英杰和陈莉的狂躁吓坏了，结结巴巴，平时利落的小嘴说不出一句完整话。可他们还是明白了栋栋的意思。当邱英杰跑去“抓小偷”时，月亮仿佛是水蒸气一般，就那样悄无声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从人潮涌动的游乐园中消失了！

这是不可能的！邱英杰心里一次次嘶吼。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可月亮呢？月亮真的不见了。从邱英杰离开的那一刻起，他就再没看见自己的儿子。陈莉在第一时间打了报警电话，他们把吓坏了的栋栋寄存在游乐园的警务室，然后分头找遍了游乐园的每一个角落。最后邱英杰撑不住了，红着眼睛给于若华打电话，但于若华的手机总是无人接听，邱英杰失去控制，把手机摔到地上砸碎了。

结果是陈莉打通了于若华的电话，宣布了这个噩耗。于若华第一次失去了对陈莉的信任，不管陈莉怎么说，她都认为这是一个恶意的玩笑，声音哆嗦着，责备陈莉不该拿孩子跟她开玩笑，直到陈莉忍不住哭出声来。

接下来的事情陷入了一片混乱。月亮的爷爷奶奶很快得知此事，奶奶一句话都没说就晕倒了。于若华已经没了方向，被留在家里照看栋栋，陈莉给120打了电话后，和邱英杰一起赶到医院，而120也刚好把昏迷中的奶奶送进急诊中心。奶奶是因剧烈刺激引起了脑中风，经过及时抢救保住一条命，但是否真正脱离生命危险，还需经历一个星期的观察期。

在医院一直忙到深夜，邱英杰的痛苦和疲倦都变得麻木了。

陈莉说：“你先回去，老人这儿有我。”

邱英杰摇头。

陈莉平静地说：“若华在家还不知怎么样了，你得去看看。还有栋栋，肯定吓坏了。回去吧，这边有什么情况我马上通知你。”

邱英杰沉默了好一会儿，转脸看着窗外。窗外是一片无边的黑夜。